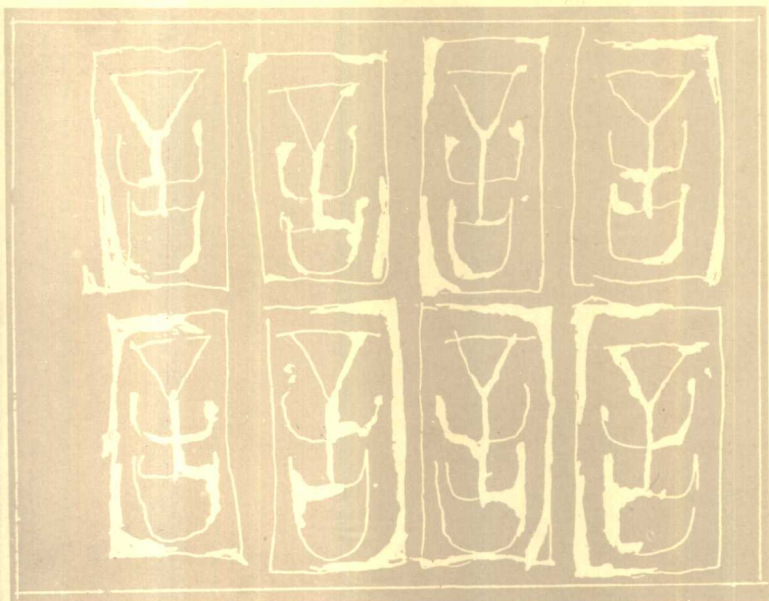


张中行 著 • 徐秀珊 编

说梦楼谈屑



张中行 著 · 徐秀珊 编

说梦楼谈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梦楼谈屑/张中行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ISBN 7-200-02728-6

I. 说… II. 张… III. ①随笔-中国-当代②杂文-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8014 号

说梦楼谈屑

SHUOMENGLYOU TANXIE

张中行 著

徐秀珊 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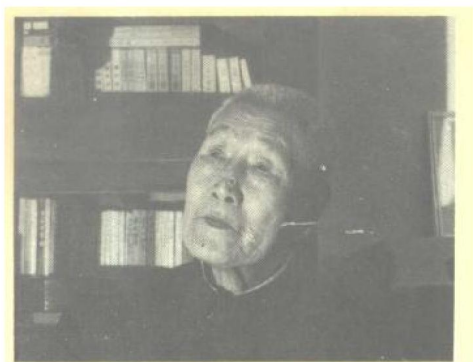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28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000

ISBN 7-200-02728-6
I·300 定价:14.50 元

作者在书斋中



张中行，男，汉族，1909 年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 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1935 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曾教中学、大学，编期刊。建国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任编辑工作。著作先后出版有《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作文杂谈》《负暄琐话》《文言和白话》《负暄续话》《禅外说禅》《诗词读写丛话》《顺生论》《谈文论语集》《负暄三话》《说梦楼谈屑》等。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

3457/10

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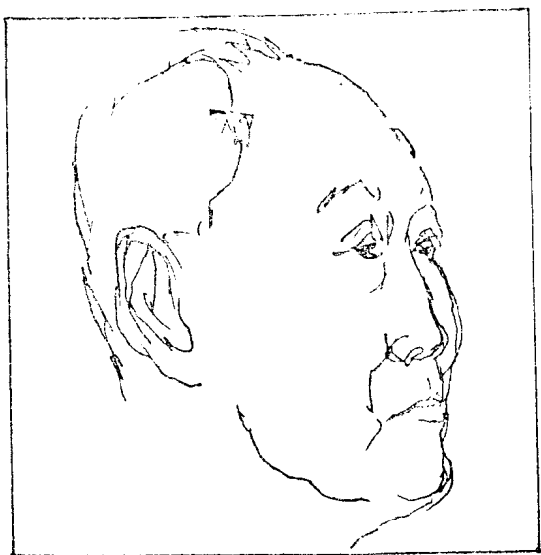


徐秀珊，女，1955 年春出生。北京人。曾就读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工作，兼写散文。

封面书名题签：启 功

装帧设计：张守义

责任编辑：吴坤定 黄亚昌



作者像

作者画像：张守义 作

目 录

序	张厚感 吴坤定 (1)
自 序	(6)
法治与史识	(9)
保养与治疗	(12)
禁与劝	(15)
冷与热	(17)
枪声起止的思虑	(20)
关于“怕”的命题作文	(26)
旧迹发微	(29)
降表之类	(33)
有教育意义	(36)
看数字一惊	(39)
虚实倒置探原	(41)
有感于二百七十二	(44)
不要说话	(47)
此处禁止小便	(49)
先来点赛先生为是	(52)
杞忧小记	(55)
钱与德的你死我活	(59)
常言道甚解	(62)
也来一篇四书文	(66)
虚增实减	(69)

搭配法的蔓延	(72)
人心不古云云	(74)
顺从而不疑	(77)
情理与轻信	(80)
再思福倒了	(82)
诈骗的另一涵义	(85)
如愿之前和如愿之后	(88)
礼失而求诸野	(92)
礼与其奢也宁俭	(94)
万物之灵	(97)
小聪明	(99)
演史须知史	(101)
真音绕梁	(103)
由大字本到放大镜	(106)
出入防盗门有感	(109)
一瓶人头马的烦恼	(112)
酒的哲学	(115)
金饰物解析	(117)
一点隐忧	(119)
买椟还珠	(121)
君子远庖厨	(123)
口腹的享受	(126)
幼儿之教育	(129)
清风明月	(132)
懒散亦道也	(136)
芸编旧影	(139)
忆法书二卷	(142)
法书应酬诗一件	(147)

如皋与正始之音·····	(150)
赋得书缘·····	(153)
两序的因缘·····	(156)
三话的吹音·····	(158)
他人亦已歌·····	(162)
罪孽深重·····	(164)
晴雯错了·····	(167)
坐不改姓·····	(169)
并非一稿两投·····	(172)
“王顾左右”的答复·····	(175)
与武汉大学毕奂午兄·····	(178)
消费的我行我素·····	(182)
印名片·····	(185)
关于贺年片·····	(188)
关于受礼·····	(191)
由练摊说起·····	(194)
砚田漫步·····	(197)
佳砚的三用·····	(208)
津门的旧口福·····	(212)
鸡狗之争·····	(214)
猪年说猪·····	(217)
门外闲扯世界杯赛·····	(221)
朴实颂·····	(224)
自好的高风·····	(227)
人告之以有过则喜·····	(230)
再拜·····	(233)
小故事的大道理·····	(235)
冤亲平等·····	(237)

周婆制礼·····	(240)
姑妄听之·····	(242)
妇人之见·····	(244)
贤内助·····	(246)
自知·····	(248)
他知之明·····	(250)
我执·····	(253)
自嘲·····	(256)
买降价书·····	(258)
残书的首册·····	(262)
由益智跳到爱智·····	(265)
读书的范围·····	(268)
刘邦与读书·····	(270)
《万事不求人》之类·····	(272)
不求甚解·····	(275)
补说不求甚解·····	(277)
读《诗》偶论·····	(280)
汉晋诗点滴·····	(283)
诗词中事的显与隐·····	(286)
不过横塘路·····	(290)
敝帚的大用·····	(292)
赋得惠施多方·····	(295)
彼其充实，不可以已·····	(298)
辞达而已矣·····	(301)
一点启示·····	(304)
举重若轻·····	(307)
惜墨如金·····	(310)
说或写的简为高·····	(312)

为文不可不慎·····	(315)
妙论种种·····	(317)
关于加重说·····	(320)
平易些如何? ·····	(322)
卑之无甚高论·····	(325)
得失寸心知·····	(328)
复杨呈建·····	(331)
维新之难·····	(335)
适当的分工之难·····	(338)
旧貌与新容·····	(341)
旧语的变与不变·····	(344)
标点小节·····	(346)
为汉字争坐位·····	(349)
简化汉字复繁引来的问题·····	(353)
效益的兼顾·····	(356)
出版要多为读者想想·····	(360)
编后小言 ·····	徐秀珊 (363)

079500

序

张厚感 吴坤定

我们习惯称中行先生为行公。每当一起谈诗论文，行公总是说，文章是用来表达人情物理的。

是的，人情物理常在，永恒。社会上，亲人死去而悲痛，是人之常情；自然界，苹果熟了落地，是物之常理。写文章离不开社会生活、自然现象——这永恒的主题词。行公是学者、作家，不是自然科学家，他的文章属于前者。《说梦楼谈屑》这本新作，是一本杂感集。其中有的文章，虽说是闲谈，却也有感而发，听话听音，大都可往某方面靠拢。

世事如白云苍狗。行公谈古论今，说西道东，笔下不留情面，吊民伐罪，爱之弥深而恨之也切，倘若碰到运动，没准在劫难逃，被视为影射文学而横遭批判。好在时过境迁，他赶上宣布不搞运动的年景，窗前夕照，把盏吟诗，文章一印再印，拥有广大读者，得到社会的认同。

认同，魅力是什么？一是贯穿民主科学意识的义理，二是从容不迫、妙趣横生的辞章。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缺乏民主科学传统。真正意义的民主科学思想，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时德先生赛先生被举为两面旗。自此以还，读书人逐渐觉醒，知识界才普遍具有比较明确的民主科学意识。可时至今日，民主科学普惠神州大地，远没有达到应有的价值关怀。今之视昔，民主和科学的对面，是专制和愚昧，行公是明确反

对的。他在本书的《演史须知史》中表示，对帝王戏殊少兴趣，其重要原因是，“皇帝老子由于有说一不二之权而必变成或逐渐变成无理性的专制魔王，比如他一阵心血来潮，可以把正人君子的脖子砍断，一阵色欲上攻，可以把年轻漂亮的儿妇拉入自己的被窝，这有什么可看的？再说其下的人们，是出场之后，总是身跪拜而口呼万岁，以表示自己是十足的奴才或驯服工具，看了难免肉麻，不舒服。”行公生于帝制，长于忧患，饱历社会沧桑，曾见识指鹿为马、落井下石、籍没株连的荒唐和狰狞，备尝饥饿、失业、离乱、焚书、自讼、无告的滋味。他不幻想清官、好皇帝恩泽，因为概率太低，有那么一两个也无济于事，黎民百姓还得叩头认命。他呼吁法治，而“‘法’不及的地方，要靠‘德’管”，他又重视道德培养。总之，他渴望太平盛世，老百姓生活殷实，普遍受教育，读书人心态平安，能够松绑说话做学问。我们从《法治与史识》《关于“怕”的命题作文》《枪声起止的思虑》《降表之类》《有教育意义》《看数字一惊》《禁与劝》《保养与治疗》《有感于二百七十二》《钱与德的你死我活》《出入防盗门有感》等诸多篇什中，可以看见一位世纪老人的忧患意识，能感受到他一颗拳拳之心在搏动。比如《有教育意义》，行公揭发疯批斗两岁小不点儿“罪犯”的情事，追究发疯的原因在于说一不二的威权；又如《钱与德的你死我活》，他剖析为钱而发疯的副作用，认为“无论就个人说还是就社会说，都必是‘德’的消亡。”要根治发疯，前者靠法治，后者靠道德教化。举一反三，警世敲钟，这类文章评论世风，宣扬正气，具有深刻的警戒和教育意义。

随着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意识形态中的假冒伪劣也在流行，像一地鸡毛，弄得有些人晕头转向。这是一种世纪末的社会心态，反映了思想领域的尴尬。行公常常为之喟然太息。他研读过哲学、自然科学，著述《顺生论》，探究宇宙人生的根

蒂，如何看待社会上这些劳什子，他心里是非斤两清楚。他不相信气功能储气于手表，供人日后治病；他对舍利塔遍布东土，有这么多大佛牙可以珍藏，持怀疑态度；有人说《红楼梦》中包孕着两个“红楼梦”，一是故事红楼梦，一是结构红楼梦，他嗤之为梦呓。平时聊天，他不只一次说，海湾战争打高科技达到如此惊人的水平，国中竟掀起《周易》热，有人要用它来指导现代生活，用以预测天气和吉凶，真不可思议。凡此种种，盖出于深切的科学思考。行公写文章反复强调知识论，逻辑规律，因果关系，不遗余力宣扬科学常识，使人耳熟能详。本书的若干篇什，如《先来点赛先生为是》《顺从而不疑》《虚实倒置探原》《妙论种种》《诈骗的另一涵义》等，就古今的愚昧迷信进行探究，找出痼弊的根由，有诘问，有抨击，无不一语中的。他对书商出版贩卖《卜筮集成》《相术集成》《堪輿集成》《择吉集成》《星命集成》《术数集成》之类所谓“中国神秘文化典籍”大为光火，认为这些书违反逻辑，违反常识，宣扬神秘主义，不利于民众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可有的人竟信以为真，是典型的愚昧无知。他开导说：“科学与神秘有别，如种瓜得瓜是科学的因果关系，灵隐寺焚香叩拜，意中人果然变摇头为点头，是神秘的因果关系。”“人生于世，爱福怕祸，可以谅解，从而愿意趋福避祸，也就可以谅解。趋避之道，问题很复杂，因为自己不能完全作主。有些人不甘于这样被动，于是乞援于神秘，找自吹能预知的人，什么瞎子、什么铁嘴之流，问未来的吉凶，或更进一步，照占卜人的嘱咐，如何行动。这就非常可笑，原因是，未来的果是过去和现在的无限因决定的，你自己闹不清楚，你自己以外的人怎么能知道？不知而推想为知，所以也是自愿受骗。”行公诲人不倦，语重心长，要多耐心有多耐心，要多恳切有多恳切。

愚昧无知而受骗，涉及国民素质，问题不小。行公认为，

在忙于向钱看、追求享乐的此时此地，不该把这个问题扔在脑后。提高国民素质，靠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听到看到贪污腐败，公款大吃大喝，一年吃掉多少个亿，行公痛心疾首；面对教育不被足够重视，投入严重不足，他悲天悯人而感慨系之。这些，本书都有所反映。比如，在《不要说话》中，他带着苦笑，带着淡淡的忧伤，对未能按月领取工资的教师表示尊敬和同情，却又感到无能为力，信心不足。行公当过中学教员，感同身受，如今老矣！在慨叹“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同时，他含着眼泪对学生说：教师是可敬的，可怜的，空着肚皮，还在灌输你们知识，教导你们怎样为人处世，你们应该感激，规规矩矩听讲，“不要说话”！读后真是催人泪下。记得有副对联这样说：“世间未必读书好，天下无如吃饭难。”人生在世，吃饭问题不解决，遑论其他？但是，行公的希望并未泯灭，参与意识依旧。慨叹之余，他想到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想找点救治办法，于是给开了个良方，寄予期望：

知识方面愚昧，文化方面落后，是可悲兼可怕的。如何补救？仍是“五四”时期的老话，还是把赛先生请到上位吧。所以谈起书，为一般读者设想，我一直认为，读，应该先科学常识的，印，也应该先科学常识的。这样做，可能与时风的经济效益第一不协调，我“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秉此微力，也只能希望，都往远处看看而已。

行公是这样主张，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晚近十来年，他写了十多本书，提倡民主科学精神，弘扬传统美德，引导人们积极向上，走正道，因而拥有众多读者，叫响于文坛。时下，京城有的书摊，往往同时出售行公的几本书，这是空前奇观。在这假冒伪劣充斥图书市场的今日，也算救人精神于困境吧。

李白放言“大块假我以文章”，妙语绝伦，传诵千古。行

公师法造化，文章天然去雕饰，其文笔之奇，之高，有人叹为当今的《世说新语》。确是这样。“世说”之为书也，语言精练含蓄，隽永传神，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面貌和士大夫的思想品格。但我们觉得，行公的文章，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浑然一体，有新的追求，比“世说”发展了一步。读行公的书，就像跟着他散步，从容不迫，无拘无束，仰望行云，俯览流水，边走边听他讲故事。他时而述说，导人曲径通幽，时而点睛，使人豁然开朗，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当行当止，顺乎自然。总之，其文精练，委婉，自然，不泥章法，务去陈言，写话而不诤文，闪烁着智慧之光，浸润着逻辑力量，不知不觉把读者领进妙趣横生的境界，乐而忘返。即便是有关文事和把玩赏心的文章，多谈己身琐事，够悠远闲适的，却总在营造一种文化氛围，蕴涵一种高雅情趣，给人一种净化性灵的享受。至于有的篇什语少吉祥，发点牢骚，幽默中带点揶揄或讽刺，也未失诸没遮拦，闪转腾挪的功夫时或可见。他打的是太极拳而不是少林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多违孟夫子亚圣之道，曰“不得罪于巨室”。我们以为，有理有节，倒也要得。这不悖于说真话。设身处地，有的话不一定都说，说出来的都是真话，这就难能可贵。作家如行公者，編集子，文章无须删削装饰，不因物换星移而随时可用，可见他不迎合时世风尚，执著对待生活，是那么坦诚、自若、轻松，一以贯之。这就是作家良心吧。

行公寿高八十有六，微恙初愈。祝愿他老身名俱泰。是为序。

1995年初秋

自序

想不到又杂凑了这样一本。想不到，可以由远处说，是其中的不少篇，包含一些小牢骚，纵使是对九品中正中的下几品的，在三四十年前也会有加冠的危险，而我，在内胆大、外改革的夹攻之中，竟动笔写了。还可以由近处说，是这类竹头木屑，帮报刊编辑忙，在广告边上不显眼的地方充当补白，或勉强可以，至于集印成本本，我觉得必没有人肯花血汗钱买了看。我在家人也守妄语之戒，即将此意上报有出版之权的编辑大人，不意得到的答复是赔钱认了，于是拍板，编，印。也是不妄语，我当然很高兴。还要说说高兴的原因，可以凑三项。其一，我虽然无位，却也不少个人迷信，推想此书一问世，有成人之美的美德的诸公诸婆必奔走相告，“这老头子还会写杂感之类”，我幸而听到，岂不飘飘然哉。其二，由唯心转到唯物，是又可以拿一次稿酬，我下海无能，闲步河边，拾个小虾，也可慰情聊胜无了。其三，说更正经的，是多篇小文虽不成气候，起承转合，也未少用制义的功夫，语云，敝帚自珍，能够不入焚书坑同尽，总当是书生之流的大喜事吧。

喜完了，应该向掏腰包的人说点真格的。怎么说呢？想不好。干脆偷懒，用解题的方式。一刀两段，先解“说梦楼”。由简到繁，先解“楼”。我一向推重以诚对人，这一次也没撒谎。就作息之地说，我狡兔有三窟。一个休息的地方在母校北京大学的旧址，也是红砖楼，只有两层，在第二层。一个工作的地方在同一个院内，楼五层，在第四层。从众，还要有伴